

从“洛阳纸贵”谈到赋体志书

姜 靖

提 要：方志文体不拘一格，有散文体、骈俪体、辞赋体、歌诗体等。本文作者从“洛阳纸贵”这一成语典故铺展开来，通过援引大量的古文献资料，追溯赋体志书产生的渊源、发展和历史流传情况，分析研究辞赋体在方志中的运用概况，并进一步指出最早的韵文体地方志，来源于东汉时一些郡府听事壁上的画赞和三国吴时的《南州异物志》。

关键词：地方志 赋体志书 方志学

回顾首轮和第二轮所修的志书时，许多人认为，新志文采逊色于旧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存在呢？这与一些修纂者片面地理解古人说的志书“在质不在文”，因而忽视在志书行文文采方面下工夫不无关系。故在此追寻一下“洛阳纸贵”这一典故的出处，或许不完全是多余的。原来，这一典故出自西晋时人左思的《三都赋》。左思所写的这组《三都赋》中，于“山川土域，草木鸟兽，奇怪珍异，金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①。其《吴都赋》中有句云“方志所辨，中州所羨”，“鸟兽虫鱼，则验之方志”。实际是一部以赋体写成的“缩微的方志”。陈光贻在《方志纂撰体裁》一文中开列了方志体裁有10种之多，其中就有“辞赋体”^②一种。认为赋体方志始于左思的《三都赋》，并认为到宋代出现了专门的“地赋”^③一派。

1982年3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将从美国复印归来的《越中杂识》加以点校出版。陈桥驿先生为之写了一篇《从〈越中杂识〉谈浙江的方志》的代前言。其中说到谢灵运的《山居赋》时有这样的一段话“有关浙江的六朝方志，几乎全部亡佚，幸存的仅谢灵运的《山居赋》一种。谢灵运曾在曹娥江沿岸，介于会稽、四明二山之间的始宁县（今上虞章镇附近）居住，《山居赋》写的就是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概况。全篇约4000言，举凡当地的山川形势、田园农事、飞禽走兽、草木花果等等，都有生动而详细的记载。它实际上替这个短暂的始宁县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县志。这部地方志是以韵文形式撰写的，它为以后浙江境内以韵文形式撰写地方志开创了范例。像南宋王十朋的《会稽三赋》，孙因的《越问》，诸葛兴的《会稽九颂》，佚名的《四明风俗赋》，葛澧的《钱塘赋》；元赵孟頫的《吴兴赋》等等，都是在《山居赋》的影响下而撰成的韵文地方志。”^④像陈先生这样，评《山居赋》为在赋体志书中有影响之作，为浙江开了以韵文形式写地方志之范例的说法，是严谨的、准确的。但如果再想往前推一步，或不细心，而把此赋看成是开了中国以韵文形式写地方志的先河，则有欠允当了。因为此前已有一些志书以韵文的形式出现，只是有的以“赋”为名，有的则未以赋为书（篇）名而已。如果按彭静中在《中国方志学简史》中说的，方志的源头可追溯至人类社会出现之际，人们往往通过简单的刻画或图绘、口头传说，“或以诗歌韵语的形式来帮助记忆和认识客观世界，这应当是地方志的真正起源”^⑤。那么，韵文体的志书，是自方志出现之始就有了的。当然，这种说法已经难以举出实例

① 房玄龄《晋书·文苑列传·左思》，第2375~2377页，中华书局1974出版。

②③ 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第3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④ 陈桥驿《陈桥驿方志论集》，第435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⑤ 彭静中《中国地方志学简史》，第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了。今能举出最早的韵文体的方志,恐怕要数东汉时出现的一些郡府听事壁上出现的历任郡守画赞和三国吴时的《南州异物志》了。《后汉书·应劭传》,载有应劭之父奉,为司隶校尉时,曾下令所属郡国官府,各上前人像赞。应劭还将这些像赞连缀起来,录为《状人记》^①。这些像赞,应当是最早的韵文体人物传记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将这种“像赞”、“传赞”汇集成书的例子也有。如陆凯纂成《吴国先贤赞》3卷就是。张国淦在《中国古方志考》中,从《初学记》卷17,转引了《吴国先贤赞》的几则:故扬州别驾从事戴矫的赞曰“猗猗茂才,执节云停,志励秋霜,冰洁玉清”;奋武将军顾承赞曰“于铄奋武,奕奕全德,在家必闻,鸿飞高陟”。据此知是书体例,每传必有赞也^②。大概这种先贤赞,有自作传并加赞的,也有引他人作的传,而后加赞语的。上举的当属后者。除了传赞之外,还有画赞。吴时,左中郎张胜就曾纂成《桂阳先贤画赞》一卷^③。

状人如此,有的志书中状物亦然。三国吴时,丹阳太守万震纂成《南州异物志》(亦名《南方异物志》《南州志》),是专记今广东、广西,兼及越南、印度等地的人及物产的。《中国古方志考》第587页此条下举了其记人者,如“合浦之人,习水善游。俛视增潭,如猿仰株,入流沈鼃,出如轻舫,蹲泥剖蚌,潜窃明珠”。举其状物者,如“象之为兽,形体特诡,身倍数牛,目不逾猗,鼻为口役,望头若尾,驯良承教,听言则跪,素牙玉洁,载籍所美,服重致远,有如丘徙”。这里选的两段都是韵语体的。刘伟毅在《中国地方志》中,又举了散文记述体的两段。如记长尾猿为“交州以南,有果然兽,其鸣则呼。身如猿,犬面,通身白色。其体不过三尺,而尾长四尺余。反尾度身过其头。视其鼻,仍见两孔,仰向天。其毛长,柔细滑泽,色以白为质,黑为纹,视如苍头鸭胁边斑文。集十余皮,可得一褥。繁文丽好,细厚温暖。”又如记椰子云“椰树,大三四围,长六丈,通身无枝,至百余年有叶。叶状如蒲,长四五尺,直耸指天。实生叶间,皮苞子,如莲状。皮肉硬过于核中肉,白如鸡子。着皮而腹内空。含汁大者,含外余实,形团团然,或如瓜蒌。横破之可为嚼,并堪器用。南人珍之。”^④这两段又是散文体的。从上所引的4段来看,此部书中既有韵文体的,也有散文体的。韵文体部分,大概如张国淦先生所说“窃意此书体例,每物各为一赞语。而另以散文详释其形状。”也就是说,正文是韵文体的赞语,注释则是散文体的。与此书相类似的还有汉晋间的《凉州异物志》。如其记人有云“有一大人,生于北边。偃卧于野,其高如山。顿脚成谷,横身塞川,近之有灾。”^⑤清人张澍在《凉州异物志辑本》中说“观其写致敷词,颇协声律,采藻精华,方诸万氏。”^⑥

这种赋体的方志,一直延续下来。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王十朋判越州时,撰成《会稽三赋》。三赋者,“一曰《会稽风俗赋》,仿《三都赋》之体,历数其山川、物产、人物、古迹;一曰《民事堂赋》,民事堂者,绍兴中添差签判厅之会堂也……岁久圯废,十朋重建于车水坊;一曰《蓬莱阁赋》。其阁以元稹诗‘谪居犹得住蓬莱’句得名。皆在会稽,故统名曰《会稽三赋》”^⑦。这是又一部以韵文形式撰成的志书。陈光贻先生列举王观的《扬州赋》、陈洪范

① 林正秋 《浙江方志概论》,第133页,吉林省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出版。

② 张国淦 《中国古方志考》,第197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版本下同。

③ 张国淦 《中国古方志考》,第501页。

④ 刘伟毅 《中国地方志》,第40~41页,新华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⑤ 转自张国淦 《中国古方志考》,第172页。

⑥ 转自王晓岩 《方志体例古今谈》,第96页,巴蜀书社1989年出版。

⑦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89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

《续扬州赋》及《会稽三赋》为例,认为宋代方志中已经形成一个“地赋派”^①。如前引陈桥驿所说的,浙江境内除了南宋王十朋的《会稽三赋》外,尚有孙因的《越问》、诸葛兴的《会稽九颂》、佚名的《四明风俗赋》、葛澧的《钱塘赋》,元代又有赵孟頫的《吴兴赋》等等。《越问》15章,3950字,是“借《楚辞》体而去其羌诮谿诮之声,仿《晋问》而削其诘屈聱牙之制。非足以发扬会稽之盛,庶几附郡志之末云”^②。《会稽九颂》是颂大禹陵、嗣王、二相、马太守庙、王右军祠、贺监祠、城隍、庞王、曹娥也。

赋体志书往后一直代有延续,明代更出现了全国统一赋。成化时,莫旦撰有《大明一统赋》4卷。分赋了明兴,基定江左,歼吴平浙,取两广八闽,北伐中原,席卷列郡,至统一分疆。所赋次序是首疆域,自奠基顺天、应天、凤阳为畿甸,次及十三省境域。四卷长文,一气呵成。此赋曾名动京师。赋体志书到清代甚至又一度盛行。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弘历皇帝南巡时,召士子献赋。褚邦庆遂仿周紫芝《宣城赋》和葛沔《钱塘赋》之体例而撰有《常州赋》,历述其乡邦典故。正文为赋体,有1.37万字,注文8.57万字,在每页中缝注明类目,曾被称为名篇。道光时,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英和,在被贬谪黑龙江遣戍途中撰成《卜魁城赋》一篇,在注文中引述了《盛京通志》《全辽备考》《金史·地理志》《龙沙纪略》等多种史籍,于古今民族均有所涉及。对鄂伦春、达斡尔等少数民族的渔猎、游牧生活方式记之甚详,还记述了汉族人进入之后从事垦殖和兴办学校以及与当地少数民族关系等。同是道光时,徐松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因事被贬新疆伊犁。在新疆期间,他遍历当地山川,又考其建官设屯,了解风土人情,而纂成《新疆赋》1卷,分为《新疆南路赋》和《新疆北路赋》两大部分。正如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在《〈卜奎城赋〉解题》中所说“康熙、乾隆以后,以边疆风土为主题之赋作,其文采可观者往往有之。纪晓岚流放西域作《乌鲁木齐赋》,和泰安镇抚西藏作《西藏赋》,徐松也是流放西域作《新疆赋》,皆为当时传诵之作品……英和在流放黑龙江时,作有此赋,比前述诸赋,尤为争光。”^③《新疆赋》《盛京赋》《西藏赋》并称为清代著名的三赋。

光绪十三年(1887年)王云清撰有《儋耳赋》一篇,以南阳主人(儋耳人)答中州宾(中原人)之形式,条述了儋州之地理环境、物产资源、历史沿革、种姓变迁、风俗习惯、社会区分、古迹建置、教育文化等情况,是对儋州的一部赋体的概览^④。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炉撰成广东吴川县的《梅菪赋志》一种,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为韵,内容分地道、古迹、庙祠、庵堂、节寿、功名、人物、物产、文联、风俗、灾祥等方面。书名中径称“赋志”,是赋体志书之仅见的^⑤。除了全志为赋者外,有的志书在全志概览用赋体。如嘉庆十一年(1806年)仇池石撰、温汝能修订之《羊城古钞》,就首创了一篇《粤会赋》,备载羊城之大势,颇类如今志书中之概述。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6号中国国家博物馆 邮编:100006)

本文责编:詹利萍

① 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第3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② 转自林正秋《浙江方志概论》,第123页,吉林省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出版。

③ 转自王全兴《谈谈写提要》,《黑龙江史志》1984年第3期。

④ 转自金恩辉《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第19-85页,(台湾)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版本下同。

⑤ 转自金恩辉《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第15-59页。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but also provided valuable lessons for compilation of local records of the Beijing region in later times ,being a watershed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phase of old local records of Beijing.

From “Paper Price Soars in Luoyang” to Local Records in the Fu Style *Jiang Jing* (55)

The style of local records is not restricted to one form or another ,with a variety of the prose style ,the pianli style ,the cifu style ,and poetic style. The author starts with the idiom “paper price soars in Luoyang (because of popularity of new work) ” ,through quotations of a great many ancient documents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traces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inheritance of local records in the fu style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ifu style in local records ,and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earliest local records in rhymed form came from the pictorial comments in some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fice walls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Nanzhou Records of Strange Things from the Kingdom of Wu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Mongolian Studies and Inner Mongolia Local Records *Fu Rong* (58)

Mongolian studies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Inner Mongolian local records. Inner Mongolian local records contain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Mongolian studies. The territorial scope of Mongolian studies is more extensive than Inner Mongolian local records. During first – round Inner Mongolian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attention to the intertwin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as not well paid. In terms of using Mongolian studies reference materials ,there were problems of incomplete and inaccurate reference materials ,incomprehensive ,bearing no features of the times ,and having no territorial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in combination with first – round Inner Mongolian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practice ,and on the basis of expou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golian studies and Inner Mongolian local records ,discusses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during second – round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On How to Compile the “City County (District) ” Column in Provincial Comprehensive Year-books *Chen Chaoping* (61)

Currently there are malpractices of abusive quotations of the annual Government Work Report in 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typical entries sections of the city county (district) column in provincial comprehensive yearbooks. And in terms of selection of topics in entries ,there are phenomenon of too many recordings of achievements of routine work with too few recordings of major issues and social changes; too many recordings of official achievements with too few recordings of the lives of ordinary folks; and too many recordings of superficial events with too few recordings of information with depth. Therefore ,the writing requirements of the city county (district) column of provincial comprehensive yearbooks must be standardized to streamline 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to optimize the entries.

Chinese Local Records Editorial Department